

## 子非吾，安知吾不知魚之樂——初探金陶陶繪畫

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李岱玲

### 摘要

中國傳統花鳥畫論中，魚藻一直不是主流的關注對象，甚至細數歷代畫論，僅《國朝畫徵錄》中有記載到一本已亡佚的《在藻集》。這樣的情況到了民國才被打破。專攻魚藻的畫論《濠梁知樂集》於 1921 問世，終讓許多學習魚藻者有所依歸。而它的作者是一位以魚藻繪享譽當時畫壇的閩秀畫家——金章。金章為浙江湖州南潯人，行三，適王繼曾，有一子王世襄。自幼從其兄長金城學畫，花鳥之外，尤擅魚藻。且曾留學英國，學習西洋美術。1920 年中國畫學研究會成立後，金章擔任評議，指導魚藻，學生數眾，《濠梁知樂集》即其為教學所編纂之作。

然金章雖作為民國時期重要畫家，關於她的繪畫研究卻十分稀缺。因此本文透過爬梳民國報刊，進一步證實金章於畫壇的活躍與影響力，補足其數次參展經歷。並從《濠梁知樂集》入手，了解金章對魚藻繪畫的感悟，對師法自然、前賢的重視。最後，彙整報刊中刊登的金章作品，探討作品中畫論思想的體現。

### 關鍵詞

金章、金陶陶、南潯金家、中國畫學研究會、《濠梁知樂集》

## 一、前言

金章作為南潯金家三女，金城之妹，與她號稱「北平廣大教主」<sup>1</sup>的兄長一樣，擁有深厚的國學底蘊與書畫才能。並參與過重要民國畫會「中國畫學研究會」與「湖社」，作品也時常曝光於《湖社月刊》、《藝林月刊》之上。多次同畫社人員舉辦展覽、參與國際比賽，可說是當時畫壇上十分活躍且重要的女畫家。

然金章之研究，目前仍無專論，關於她個人之研究，或是著重於其生平，或是片面存於金氏其他成員的研究文獻之中。生平部分，因其子王世襄替母親作傳，<sup>2</sup>又有陸劍考訪南潯金家所成之專書，<sup>3</sup>已無大誤，金氏成員間的繪畫交流也在《金城繪畫研究》中補足，可說關於金章之生平論述已盡完善，僅一處稍顯遺憾，即金章跟隨畫社參與的幾次聯展與比賽，仍未被編列其中，可再進一步討論，以全面了解金章活躍於畫壇的景況。

金章繪畫之研究，則見於陸劍曾發表過的幾篇文章，<sup>4</sup>其中僅輕點其繪畫風格與受到西法之影響，並未列舉作品分析，也未進一步探討金章師承的傳統與繪畫理念。《金城繪畫研究》則提及金城與金章合繪之作，初步指出金章魚藻繪之用筆，但也未過多著墨。

金章現存之作品，因大部分成於趁興抒情之時或親友交流應酬而作，所以多藏於私家手中，且因未商業販售，所以報紙中少有其作品之記載。目前可確定為金章作品者，僅《湖社月刊》、《藝林月刊》、《婦女時報》等刊物中登載署名金陶陶或王金章者，然這些作品，已足以一窺其繪畫風格。此外，金章曾自撰魚藻畫論《濠梁知樂集》，書中盡顯其習畫心得。因此本文望能：一、彙整並補足金章生平，二、從《濠梁知樂集》了解金章習畫心得，分析其中隱含之作畫思想，三、統合報刊中金章之作，探討畫論思想是否體現，初探金章的繪畫與成就。

## 二、金章生平簡介

### （一）早年經歷

<sup>1</sup> 陸劍，《南潯金家》（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 65。

<sup>2</sup> 此處指王世襄附於《中國近代名家書畫全集：金章金魚百景》中的〈後記〉。

<sup>3</sup> 此處指 2006 年出版的《南潯金家》一書中的第七章〈濠梁知樂的才女畫家金章〉。

<sup>4</sup> 陸劍多次投稿《收藏》，介紹金章與她的作品，這些文章中有一些初步的精簡介紹。

金章（1884-1939），字陶陶，號陶陶女史，別號紫君，浙江湖州南潯人。<sup>5</sup> 清光緒十年，金章出生在南潯「四象八牛」<sup>6</sup> 之一的絲商金家。為同治十年秀才金燾（1856-1919）三女，近代著名畫家金城（1878-1926）之妹，外交官王繼曾（1880-？）之妻，中國傢具之父王世襄（1914-2009）之母。<sup>7</sup> 因出生在富裕之家，金章幼時即能在金家大宅「承德堂」左側的家塾，同兄姐一起學習四書五經以及書法，這為她奠定深厚的國學素養。優渥的生活，也讓金家子女得以傾心學習傳統繪畫。金章自幼從兄長金城習六法，早早國畫啟蒙，日積月累得以「花卉翎毛無所不工，尤精魚藻」。<sup>8</sup>

金章的父親十分看重女兒的教育，1898 年讓金章進入中西女塾讀書。中西女塾為專收富人子女的教會學校。校長海淑德（Laura Askew Haygood, 1845-1900）稱之「專教中華女子中西書史與一切有關實用之學」，<sup>9</sup> 學校的教學目的是為了培育中西兼通的女性人才，因此近現代的教育課程是女塾的重要特點，甚至上課時皆以英文授課。<sup>10</sup> 這段學習經歷對金章的影響既深且遠，其一讓金章 1902 年隨兄長遠赴英國學習西洋繪畫時，<sup>11</sup> 已具備一定的外語與西方文化之基礎；其二讓金章正式脫離傳統閨秀生活，成為可與男子比肩的時髦巾幗。

金章於英國習畫時，並非正式的留學生身份，而是旁聽的遊學生，但這已讓她眼界大開，畫藝精進，金城在為《濠梁知樂集》作序時即提到「自遊學歐洲，遍觀彼邦文物後，畫益進」<sup>12</sup>。1905 年，金章歸國，研習國畫更專。<sup>13</sup> 1909 年，遠嫁北京王家才俊王繼曾。王繼曾當時正任清廷軍機大臣張之洞的秘書，不久後便改任駐法留學生監督。<sup>14</sup> 新婚燕爾之際，金章自是跟隨丈夫前往法國任職，再次觀覽各大博物館的館藏，並繼續研繪國畫，<sup>15</sup> 其最自信之作《金魚百影圖卷》即成於此時期。<sup>16</sup> 這段時期，金章還迎來了母親這個身份，長子王世容在巴黎誕生，有趣的是，夫妻倆為他取的小名即是巴黎。<sup>17</sup>

<sup>5</sup> 陸劍，〈濠梁知樂金陶陶〉，頁 40。

<sup>6</sup> 四象八牛七十二狗，為民間說法，指的是晚清南潯一代之富商，金家即為八牛之一。

<sup>7</sup> 陳耀林、金利華，《鉛華黛色-華雅齋藏閨秀書畫集》（石家莊：河北美術出版，2018），頁 72。

<sup>8</sup> 金城，〈濠梁知樂集序〉，頁 76。

<sup>9</sup> 海淑德，〈中西女塾章程〉（1897 年印行），收入朱有獻主編，《中國近代學制史料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3），頁 299。

<sup>10</sup> 陸劍，《南潯金家》，頁 71。

<sup>11</sup> 邱敏芳，《金城繪畫研究》（碩士論文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中國美術組，2003），頁 16，

<sup>12</sup> 金城，〈濠梁知樂集序〉，頁 76。

<sup>13</sup> 陸劍，〈濠梁知樂金陶陶〉，頁 42。

<sup>14</sup> 張建智，《忘我與自珍—王世襄傳》（上海：文彙出版，2016），頁 14。

<sup>15</sup> 張建智，《忘我與自珍—王世襄傳》，頁 15。

<sup>16</sup> 陸劍，《南潯金家》，頁 74。

<sup>17</sup> 陸劍，〈濠梁知樂金陶陶〉，頁 44。

而在金章一家駐任法國時，國內爆發辛亥革命，清政權正式瓦解，民國成立，王繼曾也因此改職，金章夫婦回國。1914年，王繼曾任外交部政務司司長，同年王世襄誕生。<sup>18</sup> 他們一家始定居於北京芳嘉園胡同的四合院，即是金章往後時常落款的「芳嘉園之寓齋」。

## （二）畫壇崢嶸

1920年，王繼曾被派駐墨西哥，同時擔任墨西哥與古巴公使。此次金章並未隨丈夫任職，因家逢變故，長子夭折，么兒大病初癒不宜奔波，於是只能選擇留下，但也因此碰上屬於她的畫壇機緣。當年，金城創建的中國畫學研究會正式成立於北京，具繪畫長才的金章，因此得以加入中國畫學研究會，並依靠實力擔任評議、魚藻導師。<sup>19</sup> 1921年，受金城所託撰寫《濠梁知樂集》，以教導研究會中求學魚藻者。<sup>20</sup>

「評議」，是研究會中設立的職位，類似於今之教授，負責輔導成員習畫，因求分科指導而有人物、山水、花鳥、界畫四門，而擔任評議者多是「北京畫壇前輩」。<sup>21</sup> 金章並非加入研究會後即任評議，最初她是擔任評議之下的助教，後因兩位評議陳師曾（1876-1923）、陶鑒泉（1870-1925）先後逝世，金章才與陳半丁（1876-1970）等一同遞補評議之位。<sup>22</sup> 據呂鵬研究，金章仍歸屬於前期即擔任評議者，後期任職評議者則有溥儒（1896-1963）、黃賓虹（1865-1955）、胡佩衡（1892-1962）等。<sup>23</sup> 從評議任職情況，已可窺見金章的繪畫實力，證明其在北京畫壇的地位。現今仍存有一張中國畫學研究會合影【圖一】，可以看見坐在第一排最右者即為金章，且她是在場唯一的女性，足證其份量。1927年元月，湖社畫會成立，金章也加入了這個「金城及門弟子出於對先師的懷念與繼承先師願望」結成的新社團，並擔任了評議。<sup>24</sup>

金章參與中國畫學研究會與湖社畫會期間，不僅出任評議，教導會員，更多次跟隨中國畫學研究會與湖社畫會參與大小展覽，以下筆者試補足金章這段少被提及的重要經歷。爬梳《申報》記載，其中記錄到金章參與之展覽共三次，分別為：一、1924年四月下旬在北京中央公園展出，由中國畫學研究會舉辦，第三次

<sup>18</sup> 張建智，《忘我與自珍——王世襄傳》，頁15。

<sup>19</sup> 王世襄，《中國近代名家書畫全集：金章金魚百景》，頁112。

<sup>20</sup> 金城，《濠梁知樂集序》，頁76。

<sup>21</sup> 田伊婷，《俞明（1884-1935）繪畫研究》（碩士論文：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，2020），頁43。

<sup>22</sup> 陳敘良，《被遺忘的畫壇宗匠 湖南省博物館藏蕭俊賢書畫及相關問題研究》（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18），頁254，第125條引註。

<sup>23</sup> 呂鵬，《湖社研究》（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，2010），頁91。

<sup>24</sup> 呂鵬，《湖社研究》，頁75。此處採用呂鵬推考的湖社畫會成立時間（1927），因此不另外提及1926年成立之說法。

中日繪畫聯合展覽。<sup>25</sup> 二、1930年比利時博覽會美術展，並贏得銀牌獎。<sup>26</sup> 三、1937年6月18日開展，由湖社主辦同鄉書畫展覽會。<sup>27</sup> 一、三項紀錄反映金章確實參與研究會與湖社舉辦之展覽；第二項則證實金章參與國際型美展的實力。

除卻上述可見之《申報》記載，金章另參與中國畫學研究會舉辦之展覽不下9次，其中包括中日繪畫聯展餘下三場，<sup>28</sup> 與第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二、十四次研究會成績展，<sup>29</sup> 成績展之作品另刊登於《藝林旬刊》與《藝林月刊》之中。因一至五次成績展目前無可見之文獻資料，所以保守估計，金章最少參與10次研究會所辦之展覽，且時間上從1920年橫跨至1935年。<sup>30</sup> 湖社如同中國畫學研究會一樣時常舉辦各型展覽，光是成績展即達30次以上，且是畫社全體成員一同參與。<sup>31</sup> 此外有明確文獻記載，金章有隨畫會參與的展覽還有：1929年4月10日舉辦的全國美展<sup>32</sup>、1929年11月1日於上海舉辦的中日現代繪畫展覽會、1930年6月16日比利時博覽會美術展（金章是隨湖社成員投稿參展）、1930年6月13日至20日舉辦的陝甘賑災展覽。<sup>33</sup>

綜上所述，據今可見之報紙、刊物、歷史文獻與研究可知，金章從1921年起開始參加各類畫展，直至1939年於北京病逝，<sup>34</sup> 長達二十年的時間活躍於畫壇之中，參與了40場以上的大小展覽。而幾乎年年參展的金章，並非次次為展覽創作新畫，且其精擅題材魚藻，愈來愈少出現於展覽之中。考其原因，可能和金章後來患上高血壓，病情反覆影響作畫有關。<sup>35</sup> 王世襄為《濠梁知樂集》作之跋中提到：「先慈四十五歲後，潛心內典，自謂恐墮魚趣，乃後不復執筆。」<sup>36</sup> 但從1936年發行，第84期《藝林月刊》登載的《金陶陶女士荇塘魚戲》落款年「辛未」（1931）【圖二】可知，她並非完全不畫魚藻，而是數量大幅減少。然

<sup>25</sup> 《申報》1924年05月25日，17版，有兩條中日繪畫聯展的參展心得，皆提到「金陶陶」。參見王濤，〈參觀中日繪畫展覽會記〉，《申報》，1924年05月25日，17版，頁5；松廬，〈中日繪畫展覽會參觀記〉，《申報》，1924年05月25日，17版，頁5。

<sup>26</sup> 《申報》1931年11月29日，14版，報導1930比博會得獎名單，「金陶陶」得銀牌獎。參見〈得獎名冊〉，《申報》，1931年11月29日，14版，頁4。

<sup>27</sup> 《申報》1937年05月30日，18版，報導湖社即將在6月18日至22日公開展覽，參加畫家中有「金陶陶」。參見〈湖社主辦同鄉書畫展覽會〉，《申報》，1937年05月30日，18版，頁5。

<sup>28</sup> 分別為1921、1922、1926年之聯展。

<sup>29</sup> 分別為1928、1930、1931、1932、1933、1935、1936年舉辦。

<sup>30</sup> 呂鵬，《湖社研究》，頁64。

<sup>31</sup> 呂鵬，《湖社研究》，頁113，展覽時間可見頁113-114表格，從1927至1939間幾乎每年舉辦。

<sup>32</sup> 湖社選印數件參與全國美展的社員作品投放至當年《湖社月刊》中，其中即包含金章之作。應是《湖社月刊》第22期〈金陶陶女士耄耋圖〉。

<sup>33</sup> 呂鵬，《湖社研究》，頁117-122。

<sup>34</sup> 陸劍，〈濠梁知樂金陶陶〉，頁44。

<sup>35</sup> 陸劍，〈濠梁知樂金陶陶〉，頁44。

<sup>36</sup> 王世襄，〈濠梁知樂集跋〉，收入王世襄編，《中國近代名家書畫全集：金章金魚百景》（香港：翰墨軒，1999），頁109。

研究金章魚藻作品，仍以 1929 前的創作最佳，而欲完全掌握其魚藻精華又需了解其畫論《濠梁知樂集》。因此下章將透過明其畫論精萃，看其作品中的畫論體現。

### 三、 金章畫論——《濠梁知樂集》

今可見之《濠梁知樂集》<sup>37</sup> 為王世襄留存的初稿版。《濠梁》原有初稿與寫定稿兩個版本，寫定稿藏於金章娘家，但 1937 年日軍砲火侵襲南潯，不幸毀於戰火之中。<sup>38</sup> 《濠梁》成書後一直未能出版，直至 1945 年，王世襄恐初稿再遺，因此以小楷抄錄，並印製一百冊，分贈各大博物館，但這批印製手抄稿也幾乎毀於煙硝中。<sup>39</sup> 幸運的是，初稿一直被妥善保存，因此 1985 年王世襄實現其諾言「當並畫蹟更為增訂」<sup>40</sup> 將求得的北京故宮複印版金章《金魚百影圖卷》黑白圖片，附於《濠梁》中出版，但王世襄對於長卷圖像是黑白單色感到十分遺憾。<sup>41</sup> 所幸，1999 年，王世襄因緣際會得以重印《濠梁》時，已取得彩色照片，其又加上家藏的金章遺墨十幅，彩色精印，一補先前遺憾。因此筆者參看之版本為 1999 年本。

#### （一）創作背景

《濠梁》的創作背景，前章僅簡略提及，筆者於此將進一步細論之。1922 年，金城為書作序，序文清楚交代成書背景「中國畫學研究會成立於社稷壇，一時來學者頗眾，魚藻非余所長，習此科者即勞吾妹指導，余恐僅憑口授，諸生不易記憶，因有撰述成書之請」<sup>42</sup> 除此之外，文中另提及四點：一、三妹陶陶從小展現繪畫才華，遊學歐洲後畫技更精，可媲美古人。二、《濠梁》章節大要。三、魚藻畫論在歷史中缺失。金城唯一知曉的僅有呂卓亭《在藻集》，<sup>43</sup> 然此書也僅是見於《畫徵錄》記載而未見原書，而且極有可能僅是搜集題畫跋語而成。四、金章此畫論的歷史成就。此篇序文之重要，不僅在於對金章繪畫能力的肯定，更點出金章能力的千古難逢，寫就畫論的劃時代重要性。

<sup>37</sup> 以下簡稱之《濠梁》。

<sup>38</sup> 龍萍、鍾秀明、陸劍編，《南潯名門閨秀》（杭州：浙江攝影出版，2018），頁 45。

<sup>39</sup> 1945 年係按王世襄寫於《濠梁知樂集》的跋文「乙酉四月」斷定。

<sup>40</sup> 王世襄，〈濠梁知樂集跋〉，頁 109。

<sup>41</sup> 王世襄，《中國近代名家書畫全集：金章金魚百景》，頁 112。

<sup>42</sup> 金城，〈濠梁知樂集序〉，頁 76。

<sup>43</sup> 金城，〈濠梁知樂集序〉，收入王世襄編，《中國近代名家書畫全集：金章金魚百景》（香港：翰墨軒，1999），頁 76。

金章於自序中近一步言明《濠梁》的教育對象：「會中閨秀，每以金魚畫法見詢，極望予有畫訣之作，以便居家自習」<sup>44</sup> 因此在兄長的勉勵下，花費了兩月時長寫成。金章於 1921 年寫成初稿之後，稍覺遺憾，因是要用於教學，認為「作法卷中，本擬有圖式對照，亦尚付闕如，俟他日得暇，當逐一補充之。」<sup>45</sup> 因此上文所言寫定本，即是金章後加入參照圖式補全之版本。

## （二）架構內容

而《濠梁》作為前無往例的魚藻專論，金章只得參考其他花鳥畫論撰之，所參者何？金章於自序中言：

蓋有仿洪樸《胭脂錄》及徐榮《懷古田舍梅統》之體例而作焉。<sup>46</sup>

金章參考了清代的洪樸《胭脂錄》以及徐榮《懷古田舍梅統》的體例作成《濠梁》。洪樸的《胭脂錄》<sup>47</sup> 成書於清代嘉慶年間，為牡丹專論，此書內容含括牡丹品類、點染之法、歷代牡丹題詠，且附有圖考。徐榮的《懷古田舍梅統》<sup>48</sup> 則成書於咸豐年間，為梅花專論，內容含括歷代善畫梅者、畫梅之法、歷代畫論、詠梅詩文統整。考二書之架構內容，《胭脂錄》共四卷，分別為〈品類〉、〈賦色配合〉、〈圖考〉、〈題詠〉；《懷古田舍梅統》的目次則為〈帝王紀〉、〈士夫錄〉、〈雜人錄〉、〈閨閣錄〉、〈方外錄〉、〈四夷錄〉、〈譜〉、〈論〉、〈詠題〉、〈序〉。於章節架構上，二書各有所偏重，順序亦異。金章大致採用《胭脂錄》的形式，再融合徐榮紀錄歷代善畫者的章節，取其優缺，作為《濠梁》撰寫體例。此外，從《胭脂錄》之〈圖考〉可推知，金章於撰書之初，應即有計畫附上圖式，非書成才事後諸葛。

整合前人著書分章之精萃後，金章將《濠梁》分為四卷：〈譜錄〉、〈史傳〉、〈作法〉、〈題詠〉。〈譜錄〉內容如同〈品類〉，彙整歷代論及魚藻類型之文章。綜觀四卷，與洪樸所撰體例基本一致，僅旁加〈史傳〉一卷，圖例未及附之矣。關於四卷詳細之內容，以下試論之：

卷一〈譜錄〉記「前人論魚品者七家」<sup>49</sup> 宋代一則、明代二則、清代一則、縣志二則、通志一則，內容大抵為金魚種類詳盡介紹，細論品名、色相、姿態，

<sup>44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自序〉，頁 77。

<sup>45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自序〉，頁 77。

<sup>46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自序〉，頁 77。

<sup>47</sup> 未能見書，因此參考王世襄，《中國畫論研究·下卷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13），頁 546。

<sup>48</sup> （清）徐榮，《懷古田舍梅統》，咸豐五年刻本。

<sup>49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〉，頁 77。

列記有四十品之多。為何採用〈譜錄〉作為第一章，金章於卷首即解釋：「爾雅以詁訓名篇，詩經藉動植比興名物之學，由來尚矣。以言魚藻，雖科附龍水，技等雕蟲，要亦以正名為先務」<sup>50</sup> 對金魚本身有一定了解後，才可進一步談論畫魚，從此句亦可知，金章畫魚並非空中樓閣，而是講求真實自然。

卷二〈史傳〉，起自魏，迄於清，共論及九十八位歷代名家。「前賢不樹標程，後學無由矜式」<sup>51</sup> 此為金章次之以〈史傳〉的原因。金章引姚最（536-603）畫論，言師資之重要。對金章而言，師法古人之重要同於師法自然，且以前賢的成就為目標，能激勵後人前行。此外，金章每條皆標明出處，無一空言。

卷三〈作法〉之下細分：總論、佈局、姿態、落筆次第、設色、染水、水藻、點綴、用具、附鯉鯽鱖等畫法，十則。卷三為《濠梁》之精華，皆金章作畫所獲之心得。文質既審，往史亦究，始論畫法。金章於總論之初即開門見山談到，要掌握魚的精神與型態，必須從養魚觀魚做起。金章自己於南潯「可讀廬」、北京「芳嘉園」皆畜養大量金魚，<sup>52</sup> 也正是因有切身經驗，才得知曉如何「靜觀潛賞」以得金魚「無人之態」。<sup>53</sup> 總論一則，另提及四要點，皆是畫金魚時的「注意事項」：一、叮囑畫金魚時不可瘦：「寧失諸肥而毋瘦」。<sup>54</sup> 二、因金魚設色穠烈艷，容易墜於習氣，因此需守神專一「一筆是一筆，有起有訖，筆筆送到」<sup>55</sup> 渲染時也需細心有度。三、不可單學魚藻，摒棄山水花鳥。因點綴之景，仍不離山水花鳥之法。四、宜師法惲壽平（1633-1690），金章自言曾見其《落花游魚圖》，且折服於圖之「閒逸自適之致，真不可到」。此外，金章有提到，日本畫師中也有魚藻佳手，可以借鏡，但須注意於設色用筆上仍有所缺憾，終不達中國大家的水平。

佈局一則，共言及五項要點：一、如何訂定水位高低。二、仍須重視透視之法，不可過度忽略，導致魚多於水諸此不自然現象。三、須以魚藻真實習性樣態佈局，不可逆自然造化。四、點綴之景與主體間應錯落有致。五、五尾以上的魚隊要如何佈局，間隔時需注意不可遮擋魚眼，以致金魚失去神采。在這一則，可以看到金章對於自然、真實、科學性的強調。

姿態一則，說明如何營造魚在畫中的「局勢」。局勢全從姿態而來，而姿態的把握要注意兩點：一、魚尾。「金魚惟尾最難畫，畫尾得法，則全身靈活」<sup>56</sup>

<sup>50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〉，頁 80。

<sup>51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〉，頁 84。

<sup>52</sup> 陳耀林、金利華，《鉛華黛色-華雅齋藏閩秀書畫集》，頁 72。

<sup>53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〉，頁 95。

<sup>54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〉，頁 95。

<sup>55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〉，頁 95。

<sup>56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〉，頁 98。

且尾巴的細微變化，能幻化出種種姿態，可謂畫金魚時之最重。二、動作平衡。「畫魚失去平衡，與畫人若失其重心而立致顛危者，同一可笑」<sup>57</sup> 金章提出的解決辦法即為擬稿改正，並對比親養的真魚之姿。當魚的姿態活了，包圍魚的水也活了「畫魚即是畫水，於是不畫水而水已在」<sup>58</sup> 此外，金章於此則特別叮嚀，不可多作「翻身魚」，易墮俗態。

落筆次第一則，金章詳細記述畫魚時之先後落筆：一唇，二鬚，三眼泡，四頭，五背，六鰓，七肚，八尾根，九尾，十鰭，十一眼，十二勾鱗，十三勾筋，十四籠罩，十五施金，十六點睛。每條皆清楚解釋該部位應有之型態，線條走勢，甚至不忘講述如何持筆。落手第一筆先畫唇，乃因魚之正側從此筆即定。而從畫眼泡開始「手中宜握雙管，一色濃，一色淡。濃筆落墨，淡筆拖染兼收拾」<sup>59</sup> 此外，金章取憚南田「點花」筆法用以畫魚眼泡：「先以濃筆點成後以淡筆略提，使其色澤不太平均，有凹凸生光之妙」。<sup>60</sup> 除此之外，金章於「八尾根」、「十鰭」的記述表露一項訊息，即畫魚是有一定門檻的，以絹本為正格，「用具」一則也記到絹素成效最好。金章預設之讀者為可負擔絹本者，所以述即之用筆也僅可於絹上實施。因此則多言技法，於此謹概言之，細節留於下一章討論。

設色一則，補足上章落筆次第之不足，細講魚身各部設色。染水一則，言染水之法，如何得以做到渾然無跡，金章還於這則提到「一幅畫中染兩色水，參用泰西水法，有反光之意。往年曾試為之，但終覺不適於目，豈刻畫光影，竟非國畫所能容者歟」<sup>61</sup> 認為西方光影變幻技巧，不適合國畫。水藻、點綴一則，即言如何畫藻與點綴之山石花木，於此不贅述。

卷四〈題詠〉，收錄金章創作之五言絕句十二首，七言絕句二十六首，長短句七闕，共四十五首詩作，有些原即為金章題其魚藻畫之詩，有些則為觀畫有感或趁興抒情。此卷之重要性同樣不可忽略，因記錄下許多今未見之魚藻畫作，如《畫鯉魚為賑災作》極富有參考價值，雖詩作創於 1921 年前，但仍可從詩句遙想 1930 年金章再次參與賑災展之心境。

總結而言，《濠梁》一書可謂金章魚藻繪畫思想成熟之代表。其中展現出金章對章法的重視，講求「實事求是」，繪畫也要有所依據，不可閉門造車。透過熟悉繪畫對象的品類、自然樣態、創作之法，多加練習，才能有精良之作。金章也強調魚藻並非單獨一科游離於山水花鳥之外，學魚藻者同樣需學山水花鳥。繪者心態也是金章關注的，宜讓心緒平靜沈穩，才不會將浮躁之氣帶入畫作。此外，

<sup>57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〉，頁 98。

<sup>58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〉，頁 98。

<sup>59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〉，頁 99。

<sup>60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〉，頁 98。

<sup>61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〉，頁 102。

金章對傳統的繼承，首推惲壽平，她對惲氏作品與技法的熟悉，深遠影響其繪畫作品。而對西法的學習，更多是在科學層面，另如對自然樣態、透視的強調，但需注意，金章並未提倡以西法入中畫，甚至她不以中西融合為美。

#### 四、 金章作品

若要進一步檢視《濠梁》所言之筆法與思想是否體現，則需從金章繪畫作品談起。然金章創作並無商業用途，親友間交流應酬之作為多，所以多藏於私人手中。因此筆者將整理民國報刊中曾刊登的金章作品，並從中分析畫論思想的體現。

統計民國刊物中出現之金章作品，約有四十一筆資料【表一】，其中十七條由《湖社月刊》登載之作品，原皆屬《金陶陶女士花卉冊》此一作品中。此外，《耄耄圖》一作重複刊登於《湖社月刊》與《藝林月刊》之上。因此金章實際被刊登之作品約有二十四件，大部分刊登於《湖社月刊》、《藝林旬刊》與《藝林月刊》之上。

雖金章以畫金魚聞名中外，<sup>62</sup> 然從上述統計表可知，金章之金魚習作刊登於報刊上者非常少，僅約有七筆資料，且因時代久遠，有些已模糊難辨，以下筆者仍試論之。1924年《時報圖畫周刊》刊登的《金陶陶女士紫藤金魚》【圖三】，為金章1924年參加中日繪畫聯展時之作品。雖今可見之圖檔，並不清晰，但仍可大致見得，紫藤自右上垂下，細根向左側延伸，與左側邊緣紫藤相接。未盡顯露的紫藤，似乎暗示著畫外之廣闊。金魚之橫向遊勢，與紫藤的下墜之姿，恰好達成平衡，一如金章於《濠梁》所強調的：「魚之隊形橫，點綴應用直景」<sup>63</sup>。畫面仍可辨識的三隻金魚，姿態各異，品種也不同，較大者雙眼凸出，明顯為《濠梁》卷一所提及之「龍睛」品，不同品類金魚之樣態，若非常觀熟悉者，必難拿捏其分寸。而「紫藤金魚」似乎為金章喜愛的題材，1931年第23期的《藝林月刊》所收錄的作品《王金陶陶女士繪紫藤金魚》【圖四】不但主題相同，甚至畫面上方紫藤與右下方之水藻佈局也很類似，但因魚勢與品種之迥異，讓兩件作品呈現不同趣味，也顯現金章形塑金魚多變樣式的能力。

1929年《藝林旬刊》第45期刊登的《王金章女士文魚戲藻》【圖五】一改上二張「水位佔畫幅下半，上半以他景點綴」<sup>64</sup>之佈局，轉為全幅染水，魚隊從左上向右下游去，穿梭於松藻之間。金魚隊形同樣和藻勢達成巧妙的平衡。此圖

<sup>62</sup> 《圖畫時報》第333期（1926）有一〈金陶陶女士〉圖像，附文中寫道：「海內外通人所稱賞」。見〈金陶陶女士〉，《圖畫時報》333期，1926年12月26日，頁5。

<sup>63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〉，頁97。

<sup>64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〉，頁96。

之彩色複印，目前可見於 1999 年出版之《中國近代名家書畫全集：金章金魚百景》中，名《金魚軸》【圖六】<sup>65</sup>，讓筆者能進一步言及金章賦色之法。同時參看黑白與彩色本可見，金魚設色之濃淡過渡自然，頭處最重，尾稍幾盡透明。此即金章於《濠梁》提及的「五等」設色：頭處宜最深，次為唇鬚背，眼泡背脊再次之，魚肚由背部延伸暈染，其最淡之色即為四等，第五等則為尾、鰭最淺之處。且因所用之筆，從頭部畫起，如非特殊情況，即不復沾重色，僅用剩餘之色接續畫下，使得濃淡之處皆自然相銜接。<sup>66</sup> 關乎於水的描繪，雖難以辨認，但仍明確可知，金章並未試圖營造波光粼粼等以西法畫水時之特色。而畫中所繪之藻，即是金章於水藻一則所提及，「結體如松針，密不露梗」<sup>67</sup> 最為常畫之藻類。此圖松藻之用色上，金章透過色、墨、水，控制青綠的濃淡深淺，偶加赭色豐富層次，營造出水藻滿佈水中，遠近隨流交錯之情態，水氣淋漓氤氳，對於色彩層次之追求，再次強調了絹素對金章的不可取代。這樣的風格與技法上皆近似於惲壽平。以台北故宮所藏之惲氏《花卉八幀冊》〈樵劉家琳池魚藻〉【圖七】一開比對，明顯可見成叢筆勢與暈染變化的相似，只是金章的水藻更講求構造上的合理性，繁密而不雜亂錯生，這和她對合乎自然的追求，與親眼觀察魚藻之實踐，密不可分。

金章對於惲氏仰慕與學習，不僅在於魚藻風格中表露無遺，其花卉上技法，同樣也學習自惲氏。1914 年，《婦女時報》刊登了一幅《金陶陶女士畫花卉冊》，右下作品之題跋直言「師南田翁法女士金章學畫」左上作品之題跋則記「金章仿包山子大意」而觀此畫冊之四幅花卉，筆法上明顯無太大差別，用筆皆沈穩，以中鋒居多，花葉之型態也合於造化，這確實與惲壽平的筆法描繪更近，並無陸治線條的活潑多變。以《金陶陶女士花卉冊》第五開〈牡丹圖〉【圖八】論，金章勾瓣、點葉用筆有著類似於惲氏筆下的穩定性，然在葉子明暗向背的處理與勾花線條留下的細小間隔中，逸趣橫出，有陸治畫意。因《金陶陶女士花卉冊》僅可見黑白圖版，無法從中細看金章對於惲氏沒骨點染之法的學習，稍顯遺憾，然從《濠梁》中金章引述惲壽平技法可知，也許難以從黑白花卉圖版探析之繼承，可回頭從金章魚藻繪畫入手，窺看其作中惲氏點染同用法的體現。以下試以今藏於北京故宮的《金魚百影圖卷》論之。

《金魚百影圖卷》不僅為金章生平最得意之作，按王世襄記載「先慈曾言，平生畫金魚，以百影圖卷為最長，寫定本圖式，多取自此卷」<sup>68</sup> 此圖創作年代為 1919 年，在《濠梁》成書之前，因此不但是金章魚繪步入成熟之代表，也是《濠梁》畫論最適當的圖解，用以探究金章魚藻中的惲氏技法可謂合宜。圖卷全長有一千零七十七公分，上繪金魚百數隻，配以水藻、湖石、水仙、蓼花等，呈現一

<sup>65</sup> 因掃描檔案之問題，顏色差異頗大，僅可稍加參考其暈染之法。

<sup>66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〉，頁 101。

<sup>67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〉，頁 102。

<sup>68</sup> 王世襄，《中國近代名家書畫全集：金章金魚百景》，頁 112。

派和融的魚戲之貌。聚焦前半部蓼花一段之金魚【圖九】，首先可見四種以上金魚品類，有頭部如戴帽子者，眼睛外凸者，紅者，黑者，雜色者，顯示金章對金魚品類多樣化的重視。其次，細觀金魚，金章無勾勒魚身，僅用點染即掌握魚之形神。上段所提及的五等設色法，在此處也明確顯現。頭部處用色最重，尾骨處漸淡，魚背至魚肚，也呈現細膩的濃淡漸遞，鰭尾顏色更是透薄暈染，各部位間細微的差異，皆讓金章無需傍依線條，也能展現出金魚體積感與身線，色、墨、水充分潤和互滲，在絹上形成靈動鮮亮的美感。金章於此處使用的濃淡筆兼施，從頭部畫起的做法，是對惲氏筆法熟爛於心的表現。金章記述魚身畫法時，特引方薰所載「惲氏點花，粉筆帶脂，點後復以染筆足之，點染同用」金章認為「前人未傳此法，是其獨創，畫魚正宜採用之」<sup>69</sup> 繪畫金魚時也確實抓住惲氏之要點，先點後染，按次序進行。這條記述不但再次證明金章對於惲壽平的追隨，也可見其將惲氏花卉筆法，轉用於魚藻繪畫上的匠心獨具。綜上而言，金章 1921 年即著成的《濠梁知樂集》，已是她成熟至極的繪畫心得，並繼續實踐於往後的魚藻繪畫中，且不限於魚藻，關乎於觀法自然，前學後師等概念貫穿其所有類型之繪畫作品。

## 五、 小結

1920 年，對金章而言，應是改變生命的一年。長子離世，丈夫外派，傷感的別離迫不及待的先後到訪，所幸際遇也暗伏其中，伺機扭轉她的生命軌跡。1920 年以前，金章雖已長期作畫，但純粹是個人興趣之展揚，並未成一家之言。然 1920 年後，金章作畫不輟，且開始顯露光芒。加入畫會、參與展覽、擔任評議老師，並為中國畫論填補上魚藻之空缺，成書《濠梁》，引為標竿。她於畫壇的活躍與成就，當得起一聲巾幗不讓鬚眉。

金章於《濠梁知樂集》中記下的心得，不但展現出她對魚藻繪畫的成熟見解，更以實例強調傳統承繼的重要，並非空有口號不知從何來去。對西法的學習，也有明確的取舍，保留一定的科學、透視觀念，捨取過度的實物捕捉。因此金章強調水、魚、藻三者間的關係，需合乎正常透視與自然，但畫水時不會採用西法去描繪。反映了金章深知，畫面最終呈現的和諧，遠重於筆法上的炫耀。這和「中國畫學研究會」與「湖社畫會」的原則是相同的。中國畫學研究會成立之目的即是感嘆「畫學之凋零，國粹之將墜」，因此強調「精研古法，博擇新知」。<sup>70</sup> 對研究會而言，最為重要的就是承繼傳統，即使學習西法也不可使中國繪畫失去本旨。金章的畫論思想與其繪畫成就，使眾人得以看見研究會理念的實踐結果。

<sup>69</sup> 金章，〈濠梁知樂集〉，頁 99。

<sup>70</sup> 呂鵬，〈湖社研究〉，頁 215。

除此之外，金章作為傳統繪畫實踐者，以自身創作與《濠梁》證明，中國繪畫並非誕生於想像，亦非單純的「直抒胸臆」，同樣重視體察自然，師法造化，所繪之物也合乎本性。因此《濠梁》可說是對當時，詆毀中畫，講求西畫革新一派之論者，最好的反駁，以及傳統技法寶貴的證明。綜上所述，金章之重要性，不但是以女性之姿，躋入北京畫壇之魚藻第一人，也是傳統的繼承者，且對於前賢技法嫻熟，並能內化後賦予新的生命力，更是成一家之言，為傳統魚藻畫論留下不可取代的實用教材。

## 附表

【表一】民國刊物中，金章作品統計

民國刊物—金章作品統計			
年代	刊物（期）	作品名	註記
1911	婦女時報（01）	金陶陶女士畫魚扇	
1914	婦女時報（12、13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冊	
1924	華國（05）	金陶陶女士紈扇	
1924	時報圖畫周刊（201）	金陶陶女士紫藤金魚	中日繪畫聯合展覽
1927	湖社月刊（1-10）	金陶陶女士畫金魚	
1927	湖社月刊（11-20）	金陶陶畫魚	
1927	湖社月刊（11-20）	金陶陶畫錦雞梅花	
1927	湖社月刊（11-20）	金陶陶女士畫魚	
1928	藝林旬刊（22）	王金陶陶雙鯉	
1929	藝林旬刊（45）	王金章女士文魚戲藻	
1929	湖社月刊（22）	金陶陶女士耄耋圖	
1930	藝林月刊（8）	金陶陶女士丹楓鸚鵡	第七次成績展覽出品
1930	湖社月刊（27）	金陶陶畫馬，北樓先生補景	
1931	藝林月刊（15）	王金陶陶耄耋圖	第七次成績展覽出品
1931	藝林月刊（23）	王金陶陶女士繪紫藤文魚	第八次成績展覽出品
1932	湖社月刊（41-50）	金陶陶女士桃花	
1932	湖社月刊（52）	金陶陶女士荷花	
1932	湖社月刊（54）	金北樓先生題陶陶女士花卉精冊	
1932	湖社月刊（55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精冊-2	
1932	湖社月刊（56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冊-3	
1932	湖社月刊（58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冊-4	出版時排序五
1933	湖社月刊（65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冊-4	出版時排序七
1933	湖社月刊（67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冊-5	
1933	湖社月刊（68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冊-6	
1933	湖社月刊（69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冊-7	
1933	湖社月刊（70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冊-8	
1933	湖社月刊（72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冊-9	
1933	湖社月刊（72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冊-10	
1933	湖社月刊（73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冊-11	
1933	藝林月刊（40）	王金陶陶女士高柳鸚鵡	第九次成績展覽出品

1934	湖社月刊（74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冊-12	
1934	湖社月刊（75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冊-13	
1934	湖社月刊（76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冊-14	
1934	湖社月刊（78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冊-15	
1934	湖社月刊（79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冊-16	
1934	湖社月刊（80）	金陶陶女士花卉冊-17	
1934	藝林月刊（51）	王金陶陶女士荷花翠鳥	第十次成績展覽出品
1934	藝林月刊（60）	王金陶陶濠梁逸趣	
1935	藝林月刊（75）	王金章女士荷沼文魚	
1936	藝林月刊（92）	王金陶陶蕉欄鸚鵡	第十四成績展覽出品
1937	北洋畫報（1512）	吳興畫家金陶陶繪魚藻	

資料來源：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（1911-1949）

## 參考資料

### 文獻史料

1. 〈得獎名冊〉，《申報》，1931年11月29日，14版，頁4。
2. 王濤，〈參觀中日繪畫展覽會記〉，《申報》，1924年5月25日，17版，頁5。
3. 松廬，〈中日繪畫展覽會參觀記〉，《申報》，1924年5月25日，17版，頁5。
4. 〈湖社主辦同鄉書畫展覽會〉，《申報》，1937年05月30日，18版，頁5。
5. 〈金陶陶女士〉，《圖畫時報》333期（1926.12.26），頁5。
6. 〈金陶陶女士耄耋圖〉，《湖社月刊》22期（1929.09.01），頁13。

### 專書

1. （清）徐榮，《懷古田舍梅統》，咸豐五年刻本。
2. 王世襄，《中國近代名家書畫全集：金章金魚百景》，香港：翰墨軒，1999。
3. 陸劍，《南潯金家》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6。
4. 張建智，《忘我與自珍—王世襄傳》，上海：文彙出版，2016。
5. 呂鵬，《湖社研究》，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，2010。
6. 龍萍、鍾秀明、陸劍編，《南潯名門閨秀》，杭州：浙江攝影出版，2018。
7. 陳敘良，《被遺忘的畫壇宗匠 湖南省博物館藏蕭俊賢書畫及相關問題研究》，長沙：嶽麓書社，2018。
8. 陳耀林、金利華，《鉛華黛色-華雅齋藏閨秀書畫集》，石家莊：河北美術出版，2018。

### 論文

1. 陸劍，〈濠梁知樂金陶陶〉，《收藏》07期（2016），頁40-46。
2. 陸劍，〈金章繪《金魚百景圖卷》〉，《收藏》03期（2011），頁62-64。
3. 邱敏芳，《金城繪畫研究》，碩士論文，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中國美術史組，2003。
4. 田伊婷，《俞明（1884-1935）繪畫研究》，碩士論文，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，2020。

## 圖版目錄

- 【圖一】 《中國畫學研究會成員合影》。圖版來源：陸劍，〈濠梁知樂金陶陶〉，《收藏》07期（2016），頁43。
- 【圖二】 金章，《金陶陶女士苻塘魚戲》。圖版來源：〈金陶陶女士苻塘魚戲〉，《藝林月刊》84期（1936），頁4。
- 【圖三】 金章，《金陶陶女士紫藤金魚》。圖版來源：〈中日繪畫展覽會特號〉，《時報圖畫周刊》201期（1924），頁1。
- 【圖四】 金章，《王金陶陶女士繪紫藤文魚》。圖版來源：〈王金陶陶女士繪紫藤文魚（第八次成績展覽出品）〉，《藝林月刊》23期（1931），頁15。
- 【圖五】 金章，《王金章女士文魚戲藻》。圖版來源：〈王金章女士文魚戲藻〉，《藝林旬刊》第45期（1929），頁2。
- 【圖六】 金章，《金魚軸》，1928，絹本設色，38.5x55.3公分。圖版來源：王世襄，《中國近代名家書畫全集：金章金魚百景》，香港：翰墨軒，1999，頁69。
- 【圖七】 惲壽平，〈撫劉寀琳池魚藻〉，《花卉八幀冊》八開之一，紙本設色，26.7x40.3 cm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。圖版來源：國立故宮博物院〈<https://digitalarchive.npm.gov.tw/Painting/Content?pid=4697&Dept=P>〉（2022年02月28日檢索）
- 【圖八】 金章，《金陶陶女士畫冊》第五開。圖版來源：〈金陶陶女士畫花卉冊〉，《婦女時報》12期（1914），頁16。
- 【圖九】 金章，《金魚百影圖卷》（局部）。圖版來源：〈清朝女畫家，被金魚影響的一生〉，《金魚滿堂網》，網址：〈<http://www.jinyumtw.com/html/gyjt/pjzt/3713.html>〉（2022年02月28日瀏覽）

圖版



【圖一】《中國畫學研究會成員合影》



【圖二】金章，《金陶陶女士荷塘魚戲》



【圖三】金章，《金陶陶女士紫藤金魚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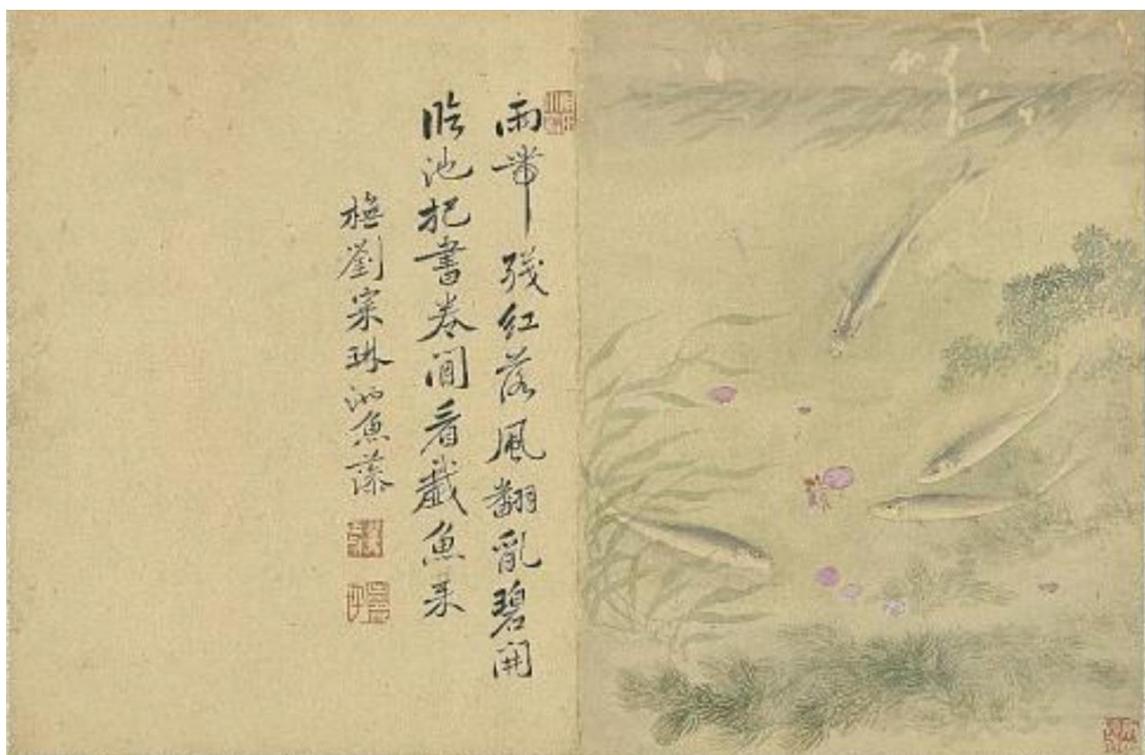
【圖四】金章，《王金陶陶女士繪紫藤文魚》



【圖五】金章，《王金章女士文魚戲藻》



【圖六】金章，《金魚軸》，1928



【圖七】惲壽平，〈樵劉棗琳池魚藻〉，《花卉八幀冊》



婦女時報

【圖七】金章，《金陶陶女士畫冊》第五開



【圖八】金章，《金魚百影圖卷》（局部）